紅樓復夢/0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回　係朱繩美人夢覺　服靈藥慈母病痊

下一回▶

話說吳判官同神瑛等，跟著鬼頭兒走到一處，暗無天日，只覺得滿獄中陰風逼人，鬼哭之聲連綿不斷。見有多少矮屋子，不過三尺來高，一排望去，約有幾萬，很像人家的豬籠。那鬼頭兒領他們順著這矮屋子過去，走到半中間，指著一間道：「這裡就是王熙鳳的監房。」賈璉聽說，心膽俱碎，站在門口低下頭去，那眼淚像水也似的直掉下來，向裡叫道：「鳳姐，鳳姐，我們特來瞧你。」叫了幾聲，不聽見裡面答應。神瑛道：

「只怕叫錯了也論不定。」吳判官對鬼頭道：「你將王熙鳳叫了出來！」鬼頭兒對著那座小門一聲長嘯，眾人聽這鬼聲，寒毛直豎。只見那門內鑽出一個黑影子來，似煙非煙的一段黑氣。

神瑛、絳珠等這班仙子，忍不住傷心落淚。賈璉、寶釵、襲人看見這個光景，心裡就像刀紮一樣，那裡忍得！正在傷心，鬼頭兒又長嘯一聲，那段黑煙就地一晃，轉出人形。眾人定睛細看，果然真是鳳姐。見他披散頭髮，臉似淡金，愁眉淚眼，大非當日。脖子裡帶著一條鐵鏈，衣衫上都是血跡，渾身破碎不堪。賈璉同眾人看見，傷心的要死，也顧不得什麼，走過去將他圍著，叫道：「鳳姐，我們都來瞧你。」卻說鳳姐瞧見眾人，不知對著那一個哭起，一把拉著寶釵道：「寶妹妹，我死得好苦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賈璉已經哭得昏天黑地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絳珠同寶玉道：「二哥，你同鳳姐姐且不

要哭，咱們不能耽擱，讓鳳姐姐將生前未了心事說給你們，該怎樣辦的，替他去趕辦，解救冤孽。光哭一會子，也是無益。」賈璉、鳳姐、寶釵、襲人都止住哭聲。秦可卿拉著鳳姐道：「當年深費嬸子張羅我身後之事，受了多少辛苦！我至今感激不盡，常想著要報答嬸子的厚恩，因無機會，那年見嬸子的大限已到，正遇著嬸子走到瀟湘館門口，我趕忙來見嬸子，趁著未死之前，趕緊做些陰德好事，消解生前罪孽，這就是報答我娘兒們生前的一番情義。嬸子，你如今才知道，活著做一件的好事，比死後叫人超度十遍的功德還大呢。誰知嬸子回過頭來瞧見是我，啐了一口趕忙跑進院去。只可惜嬸子是我們一會中人，今日到了這個地位。」鳳姐道：「我此時悔也無及，凡生前一切富貴榮華、受用享福之事，我一件也想不起來。惟有生前的罪孽過惡，件件在心。可憐我在報應司受罪，血肉淋漓無所不至。到這時候，才知道一件也是賴不過的。生前有一件的罪過，死後就有一樣的刑法。我也說不盡那些苦楚。這如今還有三件公案未了。頭一件是饅頭庵老尼淨虛說合破張家的親事，此時因老尼淨虛未曾到案，尚未了結，報應司說，受贓枉法罪有應得，且候眾人歸案時審辦。我想，這件事必得在陽間趕緊退還贓銀三千兩，或是做一件有益於人的大功德事，方能消得此案。不知二爺你肯念我夫妻情分，舍這三千兩銀子不肯？」賈璉道：

「我看你這些光景，心都碎盡，不要說銀子，就是叫我代你受罪，我也是肯的。」說著，夫妻兩個抱頭大哭，襲人再三勸住。

鳳姐道：「還有一件要緊的公案，要你們與我解消冤結。」絳珠同眾人道：「鳳姐姐你快些說，有咱們可以為力的，再沒有不替你解結。」鳳姐道：「就是尤二妹妹的事。當初我外面同他說好話，心裡妒忌他，一刻也過不去。這是有的，應當受罪，我也無怨。只是他吞金尋死並不是我逼他吞的，是他不願意活著，吞金畢命。他如今咬定是我逼他的性命，我雖有願他速死之心，並無授意令其吞金之事。尤二妹妹為此一事，尚還羈禁在此，也耽擱著不能去脫生。望你們眾人替我說開，叫尤二妹妹高高手兒，放我過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倒很好，現在尤三姐姐也在這裡，瞧著你這個樣兒，他肯忍心不救你嗎？「尤三姐道：「不知咱們二姑娘在那兒？」神瑛向吳判官央及，求他將尤二姐叫來相見。吳判官就命鬼頭兒去將尤二姐帶來，與他們相會。鬼頭兒答應去了。

鳳姐道：「還有一件竊案未了。那年老太太臨終時候，我同鴛鴦姐姐開了老太太箱子，取衣服首飾，我順手將老太太的一串珍珠手串藏了起來。彼時鴛鴦姐姐正在悲苦傷心時候，全不理論。這串珠子還是老公爺留下來的東西，一個個都有小圓眼來大，又圓又白，是一副珊瑚佛頭。那年因繩子舊了，老太太命我穿過，我叫平兒打了一條黃縧子，

是我親手穿的，又換上一個盤金回龍黃墜子，將一塊大紅洋錦配上月白緞子，做了一個小袱兒，將那串珠子包了。老太太很歡喜。後來我瞧見這個袱包，就掖了起來。因為要替老太太趕著穿衣服，我將身上帶的那白湖縐繡三藍皮球的手巾，將這珠串包好，藏在老太太套房裡間屋內大花梨櫃子靠牆的那支櫃腳背後，至今尚在陰律上。富貴人犯偷盜，較貧賤人加三等治罪。二爺同寶妹妹、襲妹妹千急記著，回去對太太說明，將此物取出交還太太收著，我就可以免受這一件的刑法。可憐我實在受不起了。」寶釵道：

「這件事你放心交給我，必替你了此一案。」鳳姐姐道：

「你們回去之後，須念我姐妹一場，趕忙到鐵檻寺與我做幾天的道場，超度超度，再寄幾件衣服給我。請一位有德行的高僧，多誦幾卷金剛經，還得將我平日用的那一子頭發放在磬裡，一面唸經，一邊敲磬，我才能得著好處。要緊，要緊！」鳳姐正在說著，見鬼頭兒帶了尤二姐過來。尤二姐一見賈璉，心腸俱碎，血淚交流。賈璉抱著大哭，眾人再三勸住。見尤二姐雲鬢蓬鬆，面黃肌瘦，脖子上也掛著一條鐵索。尤三姐瞧見他這樣光景，止不住兩淚直流，十分傷感，叫聲：「姐姐，你何苦來呢！放著好處不去，要在這兒受罪！當日鳳姐姐想著法兒收拾你，不放你一條生路，忍心害理，逼你到盡跟絕命的地位，原是令人切齒可恨。但細想起來，還是咱們的不是。你若不嫁到他家去，鳳姐兒同你水米無交，也做不上冤家來了。明瞧著是個火坑，咱們各自各兒要跳了下去，這會兒還怨誰呢？就是你吞金尋死，也是你想活著沒有味兒，舍了這條命罷。雖是鳳姐姐心腸過狠，到底沒有開口叫你吞金子死的。你何苦咬定他逼你吞金畢命？你瞧，這是什麼好地方？巴不得早離一刻好一刻，你還想著鳳姐兒替你償命嗎？就是他替你償了命，你又有什麼樂處呢？」眾人聽尤三姐一番說話，見尤二姐一聲兒也不言語。

寶釵、絳珠等又一齊的苦勸。賈璉流淚說道：「二妹妹你生前受的委曲，不要說我是盡知，就是榮寧兩府內外老小，都替你含冤叫屈。誰不說個可憐，至今誰不念你？都說你苦，你就死也死的很值。這如今，鳳姐兒造下這些罪孽，受了多少苦楚，比你當日的忿氣出的也很夠了。看著咱們夫妻一場，還有林妹妹、寶妹妹、寶兄弟同眾家姐妹面上，你准個情兒，饒了鳳姐姐罷！冤家宜解不宜結，何苦來呢！同他做一天的對頭，你多受一天的苦楚。」尤二姐聽了他們這些說話，止不住淚落如雨，拉著賈璉的手說道：「我當初叫鳳姐那番刻毒使盡心機害我，逼的我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叫我實在沒有道兒走了，沒奈何吞金畢命。可憐我斷氣的那時候，死的可慘，你們那裡知道！

所以我恨入心骨。我在報應司看見他受罪，拿大鐵簽子燒紅了往他嗓子裡通下去，

你問他受用不受用？那是他自作自受，是誰害他的？我總要破開他肚子，拉著他的心肝腸子，看看是怎麼個樣兒的！」晴雯、麝月這些人都說道：「罷呀，二奶奶你是個有德行的人，已過之事，丟開了罷！你早早離了這個地方，好不自在呢！何苦的一天不結一天的受罪。」秦可卿道：「二嬸子，你的可憐，人人知道，你看二叔同咱們眾人之面，放了鳳二嬸子過去吧！」尤二姐道：「既是眾位姐姐們再三的說，又看著二爺同我寶兄弟的情面，罷了，我放他過去罷。只是我肚裡這塊金子，一日不去掉，我一日不受用。寶妹妹回去替我打尊赤金的如來佛像，供在鐵檻寺中，早晚燒香念佛，我從此可以解冤釋恨，往好處脫生去了。」寶釵連連應允。尤二姐再三囑咐，淚下如雨。賈璉十分傷感，鳳姐心中老大的不忍，連忙跪下替尤二姐磕頭拜謝，說道：「妹妹大德，我只好變驢變馬報答你的大恩！」尤二姐趕忙回禮說道：「已往之事，從此丟開。」賈璉眾人俱向尤二姐道謝。尤二姐道：「這件事明白了，我不過一半天就離地獄。只是鳳姐姐還有一兩案未了，不知你們可以替他解釋不能？」神瑛道：「那兩件事，已經托璉二哥同寶、襲兩姐姐，想來可以了結。」鳳姐同尤二姐拉著賈璉說道：「夫妻一場，也沒有別的囑咐，人世上的富貴榮華，憑你有錢有勢，割不斷的恩愛，捨不掉的珠寶，一絲也帶不到這裡來。只有生平一切的惡孽，就像白衣上染了些黑跡，點點在身，是再去不掉的。望你也像寶兄弟及早回頭，跳出火坑，將來我姐妹們還有相見之日。不然，這個地方我們去後，就是你來的住處了。切記，切記！寶妹妹你對太太說，請太太保重身子，不用念我。你說熙鳳此時後悔無及，別無多囑，請太太叫平兒好生照管巧姐。」說到傷心，又放聲大哭。

只見滿獄中陰風凜凜，黑霧漫漫，鬼頭兒忽然一聲怪嘯，霎時間捲起一陣腥氣，天昏地暗。諸人身上的神光，一時俱滅。

神瑛大驚，趕忙將寶釵、襲人圍在中間。吳判官叫道：「不好！地獄起了罡風，快些走罷！神仙亦怕此風，倘被風吹入陰山，要一千年方轉輪迴。快些高宣佛號！」寶釵、襲人趕忙朗誦：

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」，遙見昏黑之中一道紅光在前引路，眾人望光而走，不覺出了獄門。吳判官道：「幸虧侍者同諸仙子功行甚深，若是別人，難免遭風損失。」神瑛等再三稱謝。吳判用手指道：「從此向東去不多路，是奈河橋。諸仙速過橋去，不可久在此間。」說畢，飄然而去。

神瑛們向東而走，彼此十分歎息。不覺已到橋邊，見有許多男女赤身露體，站在水

裡淘摸，其味臭不可聞。眾人掩面握鼻，趕過橋來，瞧見平兒、抱琴站在棚下盼望。賈璉急忙上前，平兒抱怨道：「你們到那兒去閒逛？丟下咱們傻等。這是怎麼說呢！」神瑛道：「且不用報怨，謝了劉姥姥咱們回家再說。」平兒道：「劉姥姥剛才往村裡去出分子，不用找他。且回家去，改日再來謝罷。」眾人點頭，離了奈河村，往前正走，忽見一片祥光飛星而至。神瑛認得是月下老人，忙問道：「老仙急忙忙的要往那裡去？」月老忙命童兒收了祥光，指著神瑛道：

「你們這些孽障，實在可恨，累我老頭兒各處找。倒怎麼在這裡閒逛？」神瑛笑道：「我們此時非鬼非仙，落得逍遙自在，誰知道你來找呢？倒怪咱們逛的不是。」月老笑道：「且將閒話丟開，快些來都替我拴上。」說畢，在袖裡掏出一把紅頭繩兒，先在神瑛左足上係一條，又拉住絳珠，不由分說在右足上也係了一條。絳珠道：「老頭兒到底為著什麼將咱們拴住？就有什麼不是，也該到幻虛宮去理論，仔嗎在半路上將人拴住呢？」

月老笑道：「誰耐煩要來拴你，都是你們自己早已係定。如今還要怪誰？」說著，將那些仙子們俱已係過，在絳珠身上將一個五色靈芝摘下來，又將神瑛胸前的那塊通靈寶玉亦取了，納在袖裡。襲人道：「老仙翁，那塊玉是我家寶貝，快些還我！」月老笑道：「要的人多呢，怎麼單要還你？」用手指道：「你問他要！」襲人、寶釵回頭一看，見是一隻斑斕猛虎迎面撲來。

兩人大驚，拉著飛跑。

忽然一陣飛沙走石，裂地掀天的一聲響亮。寶釵、襲人相抱閉目，汗流滿面。耳邊但聞風聲謖謖，其韻悠越。方開目視之，只見日正當中，紗窗上扶扶疏疏一窗花影。寶釵同襲人一齊坐起身來，彼此發呆。寶釵見身上果然穿著藕絲衫，荷包裡的丸藥芳香光亮，俱一點不錯。見襲人的蕉葉護肩，又不像芭蕉青翠光滑，倒像剛彩下來的新葉。兩人正自驚疑，聽著遠遠有人啼哭，趕忙起身出外，原來是抱琴。襲人喝住，問他為什麼，抱琴答道：「我剛才同著姑娘回家，半道兒上遇著那個老爺子，正聽他說話，忽見個老虎跳來，將姑娘同寶二奶奶咬去了，我駭的哭起來。怎麼姑娘同寶二奶奶倒好好的坐在這兒！」

寶釵道：「你且將這槅子拽上，跟著進去。」抱琴答應，關上槅子，跟出園門，來到上房。媳婦們啟簾伺候，寶釵、襲人同進內房，見李紈坐在炕前說話，旁邊站個小丫

頭，替太太捶腿。王夫人斜靠著個素花大靠枕，看他兩個走至面前，見身上穿的衣服有些怪異，問道：「你們在那裡來？身上穿件什麼？「李宮裁道：「他兩個鬼頭鬼腦的，又不知在那兒找出這兩件衣服。我瞧了一會，認不出是個什麼東西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兩件衣服來路遠著呢，就幾萬銀也買不出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

「什麼寶貝就這樣值錢？」襲人道：「咱們且不用說衣服的來路，先向太太要帶信的酒錢再說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有誰帶信給我，你們要酒錢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個信遠著呢，叫太太聽了歡喜。」宮裁道：「罷呀，別造謠言。太太正在這裡怪悶的，你兩個想出法兒替太太開心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讓他們造個謠言我聽聽，造的不好，罰他兩個請咱們。」寶釵道：「若是造的好，太太要大大的請我們才得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使得。」李宮裁笑道：「我做保人，你們快些就造！」寶釵、襲人就將剛才到大觀園閒逛入夢，直說到聞雷驚覺，從頭至尾細說一遍。

王夫人同李宮裁半信半疑，寶釵將寶玉進太太的靈藥呈上。王夫人接在手中，看那丸藥就如琥珀一樣，異香撲鼻，不覺紛紛落淚。

正在傷悲，丫頭回說璉二爺同二奶奶上來。賈璉、平兒走進屋中，給嬸子請安，問大嫂子好。王夫人道：「正要在接你們上來聽新聞。」賈璉道：「太太瞧，這是寶兄弟給我的鶴氅。」宮裁接著遞與太太。王夫人細看一遍，只見素羽茸茸，光明潔淨，拿在手中輕飄如若無物。看著這件衣服，又止不住十分傷感。賈璉道：「寶兄弟再三諄囑，請太太不必記念，他說就是來見一面，徒惹太太傷心，他又不能終於侍奉。倒是那丸靈藥，寶妹妹何不請太太就服下去，這是他一點孝心。」寶釵命丫頭取開水，用個定窯磁碗親自調開，奉與太太。王夫人接在手中，一飲而盡。只覺一段清香直入心肺，滿腹如雷鳴，骨節皆響。

霎時間精神煥發，其病若失。眾人大喜，給太太道喜。王夫人亦覺喜出望外。

李紈道：「太太病已痊好，請下炕坐罷。」王夫人下炕，眾人依次坐下。襲人取矮杌坐在寶釵後面。賈璉道：「剛才老爺看見襲妹妹，頭一句就說，你是我的兒女了！仔嗎你還要這樣客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的本名原叫珍珠，後來改什麼襲人，從今以後仍舊改叫珍珠罷。」眾人道：「太太說的很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想珍珠年紀比惜春的大，現在惜丫頭出家做女道士不知去向，如今珍珠竟排行第四，惜丫頭改做第五罷。」眾人道：「太太改的很是。從今以後竟叫四妹妹。」王夫人點頭，命四丫頭坐在寶釵肩下，

珍珠答應。襲人自此改名珍珠。內外人等都稱他是四姑娘不提。

且說太太坐定，丫頭們送上香茶後，王夫人對賈璉道：「鳳姐之事，第一要緊。你要趕緊替他去辦，使他離了地獄早生天界。」賈璉應道：「姪兒見他那樣情形，刻不可緩。這會兒就到鐵檻寺去，同老和尚商量，叫他趕忙先念幾天經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且將珠串子的這件公案銷結再去。」吩咐丫頭們開後面套房，請太太一齊進去。李紈道：「以後很可以放心，不然總說鴛鴦常出來顯魂，要找替代。」珍珠笑道：「平丫頭今兒幾乎被他拉去做替代呢！眾人說笑著來到裡間屋內，珍珠命抱琴鑽入大櫃子底下，向靠牆腳後摸有什麼東西全取出來。抱琴答應，伏身進去，不多一會，摸出一個包兒，上面都是灰塵絆滿。珍珠接在手內，撲去灰塵，展開包看，果然是鳳姐的那塊白縐綢手巾。打開裡面，與他說的一絲不錯。取出珠串子，真個是老太太歡喜的那一串珠子。王夫人瞧著，止不住的流淚，說道：「我到這裡自做媳婦以來，這珠子只見了兩三面，最是老太太歡喜的一樣東西。那年鳳姐兒穿過，我又瞧見一面，誰知今日珠子尚在，老太太不知往那裡去了！鳳姐兒倒為這珠子添出一件的罪案，叫我怎麼不要傷心！」賈璉道：「這珠子請太太收下，他這件罪案可以銷過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就連他的這塊汗巾照舊包著罷。」說畢，一同出了套房，丫頭們將門鎖上。

王夫人領著眾人仍到屋裡，將珠串包兒交給寶釵，吩咐收好。

寶釵答應，自去收拾。

賈璉對平兒道：「你千急記著，今日晚上買五千金錠，一千黃錢，就在咱們後院子裡大桑樹下燒給來旺的媳婦。那個差人是城隍司衙門的二班快頭趙升，你燒化紙錢時，須要叫他的名字，不要混叫錯了，被別人拿去。」對珍珠道：「四妹妹，你也幫著些兒記記。」珍珠道：「咱們也要燒些給來嫂子呢。」賈璉道：「很好，我這會兒到鐵檻寺去，就叫老和尚趕著明日起經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明日先讓我給他唸經，等念完了再續上念你的罷。」賈璉道：「太太可以不必費心，他生前受太太的大恩已經無可報答。這會兒那裡還敢再要太太替他唸經！」王夫人道：「鳳姐兒在地獄裡，可憐他還惦記著我。我怎麼忍的不與他超度超度？」命寶釵：「在抽屜內將昨日林之孝交進來的利銀三十兩交你二哥帶去，做唸經之費。」寶釵答應，取出交與賈璉，謝過太太告辭出去。平兒問道：「今日未必回來？」賈璉道：「趕不進城，就在寺裡住一宿罷。」平兒道：「將鋪蓋帶去，城外風大，夜間更涼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城外的風，那裡冷得過地獄的風呢！我將寶兄弟這件鶴氅帶著，不拘天上地下，都可以去得。還怕什麼風冷？」珍珠道：「這

倒是真話，咱們若不虧他們這幾件衣服，早已冷死在奈河橋邊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既如此，璉哥兒將鶴氅帶去，夜間也好擋個風兒。」命平兒折好，吩咐傻大姐送去交給跟二爺去的家人。

不言賈璉往鐵檻寺去，且說王夫人對宮裁道：「我今日心中歡喜，病已痊癒，還要細細問他們那陰司的光景。就我這裡取幾吊錢去，吩咐柳家的好好收拾幾樣菜，備幾個果子碟兒，開一壇陳酒，咱們今夜飲酒說話，明日都到寺裡燒香拜佛。」

眾人聽說，俱皆大喜。李紈道：「今日太太病好，心中又樂，這個東兒我請太太，怎麼倒要太太花錢？」平兒道：「這個東，讓我請了太太罷。」珍珠笑道：「你們不必費心，太太吃我女兒的倒是正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都不用爭，今日太太歡喜，不過添幾樣菜，飲杯酒說說話。你們要替太太起病，必要正正經經備個酒席請太太才是道理。大家爭這幾吊錢的東道，又算個什麼呢？」李紈笑道：「寶妹妹說的很是。咱們等念完了經，一天一個挨著來請太太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誰要你們請，改一日叫四丫頭親自收拾一樣請我就算了。」李紈命丫頭取幾吊錢，出去吩咐柳嫂子好生收拾果菜，預備晚飯，丫頭答應，領錢去辦。

平兒回過太太，要回屋去買辦錁子紙錢，晚上燒給來旺的媳婦。王夫人道：「我這裡拿兩吊錢，交給平丫頭，多買些也燒給他使用。」珍珠答應，吩咐丫頭取錢，跟璉二奶奶出去。

寶釵們回屋更衣，一會都到上房，見王夫人獨自一人對窗靜坐。

寶釵道：「剛才尤二姐再三囑咐打尊金佛，這事怎麼辦法？他說要供在鐵檻寺。咱們這會兒趁著做道場時候，趕緊辦起來送到寺裡去，豈不好嗎？也不枉他托了咱們一場。」王夫人點頭歎息道：「鳳姐作孽無窮，若不是你們眾人解勸，尤二姐如何肯解這海深的怨恨！既然托咐，我有一錠赤金交與林之孝，叫他就去，趕明日造成一尊金佛，咱們送到寺中去供養。」珍珠道：「太太說的很是。」吩咐媳婦們傳話，叫林之孝進來說話。李紈來問太太在那裡用飯，王夫人道：「今日天氣甚熱，咱們到秋爽齋吃飯。再將那一帶紗窗開掉，更覺爽快。」李紈答應，自去料理。

平兒亦來到上房，王夫人領著俱到秋爽齋來，靠窗口擺著一席，正值櫳翠庵的晚鍾

初響。王夫人道：「我有好一程子不曾聽這鍾聲，聽他一響，不由的又要想起惜丫頭來。」寶釵道：

「想惜妹妹此時倒比咱們受用。上回我曾問過水月庵的靜喜，他說惜姑娘同他師父聽說不在蘇州，又到什麼武當山去了。

倒看不出惜妹妹生在咱們這樣人家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，如今倒做了閒雲野鶴，無掛無牽，好不悠游自在！想起迎姐姐同探姐姐，他們兩個的境遇反不如惜妹妹自由自在，還少出了多少的眼淚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丫頭說的很爽快。我細想起來，真個兩個姐姐反不如他。」李紈道：「太太請坐下，飲著酒慢慢再說罷。」將對窗這張大圈椅請太太坐下，丫頭們放好腳踏，面前設著銀盂兒，又有兩個小銀碟子，預備吃菜。上首珠大奶奶坐了，對面是璉二奶奶，寶釵同珍珠坐在窗口榻上。王夫人坐定，李紈替太太斟酒，寶釵安箸，珍珠設小菜，平兒送醬油，紛紛都站在兩邊。王夫人吩咐坐下，讓丫頭們斟酒。李紈們告了坐，各人歸位。丫頭們斟上酒，眾人又起身舉酒。王夫人舉起那個瑪瑙福壽杯來喝了一口，說道：「這酒很好！」李紈道：「這是一壇陳酒，因今日太太歡喜，要請太太飲個大醉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有兩年多沒有飲酒，今日覺著很有酒味。你們也不妨放量暢飲。」寶釵們答應。

正在飲酒，只聽見芸兒同抱琴在背後嘓嘓唧唧的笑不絕口。

寶釵回頭問道：「你們笑些什麼？」抱琴道：「松樹裡的月影兒照在二奶奶同姑娘身上，叫風擺的亂晃，芸兒拿手去抓，又抓不住他，引的人笑。」寶釵同珍珠彼此一看，果見松風月影在身亂晃。珍珠歎息，對寶釵道：「我同你方才睡醒了的那一窗花影，反不如這會兒的半榻松風。」寶釵點頭，正要回話，適周家的進來回說：「林之孝來了。」未知王夫人叫他進來說些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